

HP / February 03, 2010 01:08AM

[Re: 《魔法公主，もののけ姫，Princess Mononoke》](#)

發這篇把 evokewei 的這篇文章 Tag 到「久石讓」和「音樂」。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02/03/2010 01:12AM by HP.

gustav / November 26, 2009 11:32AM

[Re: 《魔法公主，もののけ姫，Princess Mononoke》](#)

把evokewei 推薦的文章文字部份轉錄過來，為的是在網路上多留一個備份，如果被認為有版權侵犯之虞，請來函告知，我會馬上摘下轉錄文字。

[Source: <http://blog.yam.com/YenC/article/16086996>]

《魔法公主》

YenC - 電影 | 2008-07-06 23:09:36氣象

在《風之谷》最後，曾經頌讚過活下來的人類生命是「在黑暗中閃爍的光」的宮崎駿，卻在《魔法公主》裡扮起了時間魔術師，將時光倒流至人類剛剛獲得力量、剛開始挑戰神的地位的年代。

如果有一天，能以真正清澈的目光看待這個世界...

那是在多少個夢中、多少片夜裡，盎然的綠意與萎然的枝骸只有一眨眼的距離。為了探尋生命的出路，我千里飄遊來到此地。眼前所見卻是近乎無解的命題：人類對更高規格生活的嚮往，如勢無可擋的箭矢一般射向時間的彼岸；但這一箭也射穿了千百年來、在此生生不息的萬物們蓬發的枝葉。兩相摩擦之際，爆出淒烈的戰火之音。

於是生存衍伸而成掠奪，榮耀孕育出了仇恨。一次又一次地在晨霧飄渺裡，我虔心追問活下來的意義；卻不曾想過在那無聲的當下、視線被遮蔽之處，閃動在生與死的光影之間的，竟然是妳。

走過了將近十二個年頭，在1994年初，宮崎駿終於結束了他的漫畫連載《風之谷的娜烏西卡（風の谷のナウシカ）》。在故事最後，大地的毀滅性反撲把人類逼至絕境，而他們終究拾起了對自然的崇敬。但在為娜烏西卡與她的追隨者們寫下這篇結局之後，宮崎駿卻無法不自問另一個更大的難題：「現實世界裡，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與日俱增，眼看將不會有絲毫的減緩。大地的反饋與調和力是否真的存在？又或者我們只是在朝著共同滅亡的終局前進著？」

幾乎是憂心忡忡的他，於是花了兩年的時間畫出生涯格局最龐大、企圖最雄偉的作品《魔法公主（もののけ姫）》。朝陽如蜜地滴落在山澗，而故事便是發生在人類掌握了科技、正準備大張旗鼓地搶佔山林、與諸神爭奪星球統治權的關鍵時期。

彼時的世界依舊充滿了未知。人類握著智慧的劍柄，正一步一步地擴張其勢力。如今回想起來，如果有什麼理由讓我們足以自稱為萬物之靈，那大概其中之一會是科學，其二是理性思辨的能力，其三則是工業化部落的出現吧。

事實上也正是科學告訴了我們：如果真有所謂神的存在，那祂調掌萬物存續的那本生死簿便會名之為「演化」，而賴以書寫的那枝筆則稱作「遺傳變異」。演化篩選的趨向是「和諧」，而這一直都是建立在環境與個體的適應性關係、以及層次有別的食物鏈結構上的。但在人類誕生後，我們的創造力與邏輯感卻交織成難以駕馭的進步曲線，使人類文明的發展終究偏離了神的掌控、成為演化史上的一匹脫韁野馬。我們體膚孱弱，卻造出各種盔甲來抵防尖銳的獸爪；我們力道渺小，卻造出各種刀鋤電鋸以侵伐百年的樹靈；我們無法飛翔，卻造出了翅膀一飛沖天、降落在幾乎所有生態系的最頂上。

於是人類變得自大。更糟的是我們還自私。就如片中的疙瘩和尚所說的：「想擁有天地間一切的東西，是人類的天性」。各種動植物因其經濟價值而被區分成有害與有益；所有埋藏在地底、經過了千萬年釀造的礦源都將要被消耗殆盡了。而在人類佔去了每一分土地、自顧自地劃地為王的同時，敵人終究從他者變成自己。於是各部族間彼此殺伐、成王敗寇的戲碼始終伴隨著各大文明史。

因而就核心題旨而言，《魔法公主》切中了當今世事的兩大死結：人類對地球資源的耗損正在造成環境不可逆轉的破落；而各國族間不共戴天的深仇、與人皆為己的民族利益攪纏在一起，更成了難以平息的惡性共存。在《風之谷》最後，曾經頌讚過活下來的人類生命是「在黑暗中閃爍的光」的宮崎駿，卻在《魔法公主》裡扮起了時間魔術師，將時光倒流至人類剛剛獲得力量、剛開始挑戰神的地位的年代。他想描述的是當年的我們、是如何地開啟了狂妄之途，而無知於末世的將臨。

縱然在萬點星空下、透明的夜風裡，鷺鷥飛過的煙嵐依舊。但真正澄澈的雙眼，該如何找到解答的終極？

在《魔法公主》的世界裡，依山傍湖的達達拉城頂總是一縷灰煙如雲。製鐵營生的達達拉象徵的是人類部落的工業化，然在追求「更進步」生活的同時、他們也正一寸又一寸地侵蝕著森林。是以城民們既要抵禦外來的各種王將勢力，也在持續和守護森林的山犬、巨豚族們來回交戰著。

直到少年阿席達卡被捲入，他那高強的武藝與不聽從任何人、卻又永遠心懷慈悲的立場，為戰局投下了微妙的變化。也是在此同時，來自天朝皇君的一紙誅神令送達，要求達達拉的石火箭部隊直搗聖域、取下山獸神的首級。就在阿席達卡為了調停戰事而各方奔波之際，人類卻打算徹底地挑戰大地之靈。「殺害神的人，將會得到什麼樣的報應？」

宮崎駿曾經嘆道，在人類變得越發強壯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自大了：「在奪取生命的剎那，我們逐漸失去了自認『無可選擇』的感傷。」不再崇敬於生命的存在、不再畏懼於無形的力量，因而也不再對奪取他者的生命感到不安與不忍。在《魔法公主》裡，他想做到的是毫無閃躲、直接地逼視人類的自負與殘忍；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做到盡量地客觀、盡量地不帶預設立場的吧。

每每重看《魔法公主》時，我都會下意識地把同理心投射在受到侵犯的、擁有悠久歷史的獸族們身上。尤其看到人類在妄想殺神的同時，還不忘繼續上演著爾虞我詐、相互猜忌、蠻征怒伐的戲碼...真是醜陋得難以言盡。

但在山林這一方，為了維護「榮耀與尊嚴」而選擇正面地決戰、最終落得全數陣亡的巨大山豬們，連族長乙事主都被憤怒反噬而墮變成邪魔。為了仇恨與「正義」而不惜送命、不帶理性地只管往前猛衝，這樣的魯莽真的值得讚許嗎？

或者宮崎大師其實也是在反問：在這看似令人無言的傾斜裡，人類單純地想追求更高等生活的慾望，真的完全錯了嗎？

確實，我們對自然環境的侵蝕是無法復原的、是難以負荷的，也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可原諒的。但——就算先撇開更健康的的身體與更長的生命週期不談——若沒有數千年來的文化累積，便不會有文字與繪畫、音樂與建築，不會有如今各種形式的多媒體藝術。

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以及社會化與歷史化的過程，是否讓人類變得更「值得」活下去？這大概還有爭論的空間。但若沒有人類文明的爆炸性發展，如今的我們過的會是什麼樣的生活？這是誰都不敢說的。或許就如一直以來我對《魔法公主》的描述：「這是個沒有真正壞人的故事。但同時它也是個最煙硝瀟灑的、最殘忍的故事。」如此的無法二元分立，才是人生的真實罷。

當然，在《魔法公主》裡宮崎駿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呈現文明的溫暖、以及社會化生活的喜樂。達達拉城的住民們熱情又善良，而生活在其中的女人們個個衣著率性、開朗豪爽，這般女權至上的景象當然是在呼應著作者向來的女性崇拜。她們自況「在這裡工作雖然辛苦，但比在山下的生活好多了，至少不用看男人跋扈的臉色！」這也暗示著黑帽子夫人是將她們從悲慘的火坑中一一解救出來的。

回想起在《風之谷》裡，有庫夏娜這樣一個處境艱難、能力超卓、但身世悲慘的角色。在漫畫末尾，庫夏娜沾滿鮮血的雙手終於被洗淨了；但到了《魔法公主》裡，同樣的難以論定性又出現在黑帽子身上。作為宮崎駿筆下最難以化約的、格局最深層的角色之一，黑帽子既擁有果決而心狠手辣的優秀梟雄素質，又能夠與民同苦、將下屬的福澤視為己任，因而也是極受愛戴的。

為了取材製鐵，黑帽子與她麾下的石火箭部隊不但剷伐森林、更射殺了巨大的山豬「拿各神」。當來自遠方的阿席達卡得知這一切，他怒斥黑帽子「妳這是在繼續製造仇恨！」無視於林獸的反撲、無懼於遠古的神明、無愧於慾望的無限擴張...人類的狂妄與自私，在此通通都匯集到了黑帽子身上。

但她自己也說了：「如果牠們要詛咒，就詛咒我一個人好了。」她目中無天、毫不手軟，但也有清楚的自我認知與目的追求。黑帽子用她所有的心力帶領臣民追求「更好」的生活，她瞭解自己（或說是人族）的能力所在，以及可能前往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她並非不懂得報應的道理，但仍願以一己之力承擔所有的業障。

帶領時代翻衍的、往往是那些異於常人之輩。他們眼光鷹準、行動力旺盛且魅力超群。但同時，他們也多是亦正亦邪、難以捉摸，不受禮法道德所驅束的。

另一方面，《魔法公主》犀利的敘事與沈著目光，是來自宮崎作品中少見的男孩主角阿席達卡。在電影一開場便因為擊殺拿各神而染上了詛咒、被村裡放逐的阿席達卡，千里地西行是為了尋找生命的解答。而在離開村莊的那天晚上，村裡的神婆告訴他：「到了西方，要以澄澈的目光看待一切事物，也許就能夠找到活下來的方法。」

以純潔而不帶偏見的眼光先看清真實、再來進行思考與評斷，這樣的信念看似單純，實則是在和自己內心搏鬥的最辛苦路程。阿席達卡因而自始至終、只為自己的認知而戰。他專注而篤定，所以不把任何人視為敵人，但又站在所有人的對立面；他是無懼而充滿自信的，因而不只搭救弱者、調停衝突，也憑恃著超凡的武力介入這場戰爭、尋求並執行自己所認定的正義。

相當程度地，在此宮崎駿便是讓阿席達卡在扮演著娜烏西卡的角色。他們同樣地始終在觀察、始終在思考；他們也都是既是當事人、又是領導者、更是穿梭在各個陣營之間仲裁的使者。他們都是強壯的，且擁有足以服人的無比的魅力；他們也都是慈悲為懷的，對所有生命都抱持相當的疼惜。

但終究他還是看清了：眼前的世態早已打成一枚死結，難以扭轉無法迴旋。故事中段的阿席達卡因而更加地徬徨——殺伐與仇恨、理解與共存，來自過去的回音鑄成一則則真理、條列出一道無奈的選擇題。但到了接近尾聲前，阿席達卡又再度拾起了對未來的樂觀。而造成個中圓轉的、「閃動在生與死的光影之間的」，正是讓《魔法公主》在龐大的格局中依然能保有細膩感性的理由：那便是女主角小桑。

一身白衣藍裙、手執長茅地跨坐在巨犬背上的小桑，大概是宮崎駿筆下最有視覺魅力的人類角色吧。那頸際的獸牙鍊圈、一襲白毫披風、兩頰的猩紅色紋飾，以及垂掛在耳邊的銀盤吊環...在宮崎駿向來不十分華麗的人物造型中，小桑因此顯得突出非常。而如今回想起《魔法公主》，大概所有人都不會忘記當初所見的第一張海報：那是一身戎裝、手握匕首、滿嘴血跡的小桑站在兇惡的巨犬前，怒目地睜視鏡頭的畫面。那海報如是彰顯著《魔法公主》兇險的調性，也透露出身為女主角的小桑野性的氣質。

那一天夜裡，小桑隻身獨闖達達拉城。她的兩隻山犬兄弟們將她護送到城下，在城牆底部的樁木邊她順勢奮力一躍、長茅釘住木牆的外緣再這麼使力一彈、便上到了牆頂。那無比俐落的分鏡、勢如破竹的動感，不只在炫耀著宮崎駿累積了多少年的畫功，也為小桑靈活而勇猛的身段做足了戲。

但阿席達卡在她身上所看到的，卻是徜徉在古老山靈間所得到的善良。所以他告訴她：「不要白白地送死。」

在與阿席達卡的互動中，不難看出小桑那未經社會化的單純。她能夠與動物溝通，而這在宮崎世界裡當然象徵的是無

邪與真誠。睿智（但不免有點消極）的莫娜告訴阿席達卡，被父母親手遺棄的小桑「無法成為山犬也無法成為人類，長得又醜，身世極為悲慘。」小桑認定自己是一隻山犬、要一輩子地與人類為敵，但阿席達卡卻以平靜的口氣告訴她「我是人類，妳也是人類。」向她也向觀眾澄清身為人類的本身並非是原罪。我們因為自我的意志而不願服從天意，但也擁有相當的智慧、能試著尋找出口的方位。真正重要的並非是流著什麼樣的血，而是懷著怎麼樣的心。

再就形式而言，《魔法公主》可以算是一部時代劇：和服與木屐、武者與村落等等鮮明的意象，都在暗示著它的歷史設定感。而刀槍與匕首、短刃與弓箭等等格鬥戰以及各種鎧甲，更讓《魔法公主》成為日本味最濃的一部宮崎作品。

鍾愛「萬物有靈論」的宮崎駿，也繼《龍貓》之後再次將樹靈具現化、成為讓人印象深刻的配角「小精靈」。當螢光巨人漫步在月下，滿滿一山的小精靈們都爬上了樹梢、迎風盼望著祂的到來。一身渾白、小腦袋會像石子骨碌碌地轉呀轉的小精靈們，在《魔法公主》裡的戲份雖然不多，卻生動地表達出森林的生氣與和善的意志。

與之相反的，「邪魔」的象徵便是如珊瑚一般肥軟亂竄的、紫色的條狀物。自宿主的身上長出後，一旦被它們覆蓋了全身，便成為有著血紅色雙眼、蜘蛛一般可怖的怪物。將憤怒與仇恨、無法甘心的怨毒形諸為邪魔附身，因而詛咒與執念、理智的喪失等等都成了具體的視覺印象，這真是一道無比精彩的設定。

而毫不避諱地描寫著兇險，也讓《魔法公主》成為宮崎駿最兒童不宜、最為血腥的一部作品。來犯的武將們多次被阿席達卡狙殺，那人頭直接噴飛、或雙臂被砍斷後露出火腿般的斷面等等...各種視覺效果不但呈現出危及性命的威脅，也是創作者本身在逼迫觀眾直視那殘酷吧。

小桑一度負氣地言志道：「為了殺人類，死都不足惜！」但阿席達卡對她說「我知道。我從第一眼看到妳的時候就知道了。」然後依舊告訴她：「要活下去。」事實上在《魔法公主》裡，三大主角面對兇險時都能夠毫無所懼。其中黑帽子憑恃的是強大的精神力，小桑則有著隨時為山林犧牲的慨然準備；但阿席達卡的篤定是來自他沈著的目光，以及本片的中心思想：「活下去」。

當然，宮崎駿作品的另一大標記便是久石讓。蒼茫大地下的蕭瑟琴音、輕風微撫過的草原低吟...在這裡久石讓所呈獻出的時代感與山林氛圍，有著絲毫不遜於《魔戒》的格局。在我所蒐藏的電影配樂裡，《魔法公主》絕對稱得上是極品等級。但在此我只打算提及一首歌曲，那便是在片尾響起的〈アシタカとサン〉——「阿席達卡與小桑」。

在《魔法公主》裡，藉由山獸神的存在，宮崎駿試圖描繪出「大地的意志」。山獸神祂「既掌管生也掌管死」，因而其眼光不只和阿席達卡「絕對的澄澈」相同，超越了種族藩籬偏見與仇恨，也甚至是超越時間、超越是非、超越善惡道德批判的。

頂著一頭茸角的山獸神，在白晝裡是泛漾著金光、渾身充滿王者貴氣的形象。而到了夜裡，化身為螢光巨人的祂緩步群山間，那半透明的色澤更是帶著令萬物屏息的氣勢。

在故事最後，奪回山獸神頭顱的阿席達卡堅持要「以人類的手來交還」。其實在祂撲天蓋地的怒意下，人類原就沒有逃脫的可能。但阿席達卡想表達的是反省與真誠。終究，尋回頭顱的山獸神在晨光照耀裡翩然倒下。祂的憤怒奪走了多少的生命，而那陣落地的狂風更幾乎將一切的文明都吹散了。

但同時，那陣風也吹熄了達達拉城頂的枯火；失卻了生氣的山林，在下一刻開始都紛紛冒出了枝芽、再度滿佈著綠意。久石讓的鋼琴音便在此一刻響起，讓〈アシタカとサン〉帶出了在平緩中甦醒的生存意志，與薄透著朝陽的清新空氣。

這大概是我最愛的一首久石讓作品吧。原來大地對生死的理解並非是一段有限的旅程，而是生生不息循環中的兩個小刻度。獲得與失去生命，其實只是從萬物靈泉中的離開或歸返。這是自然為本的概念，和人類「此生唯一」的目光當然是不同的。

終究《魔法公主》所做的只是闡述問題、看清楚問題，並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命運是誰都無法改變的，但他可以

選擇就這樣等死，或是勇敢地面對它。」藉由《魔法公主》，宮崎駿肯定人類還是「值得」活下去的。只是應該要「帶著清澈的目光、看見並思考未來的路」。

於是在兩個月之前，某天下午的我坐在辦公室裡、沉浸在無機的程式碼世界中。隨機跳播著的iTunes資料庫卻在此時來到了《魔法公主》印象專輯、第十軌的完整版〈アシタカとサン〉。十多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在心思覆湧、難以和緩，或在睡前想帶著一片澄靜上床時的最佳聽覺襯布。

也就是在那當下，我下了個熱血的決心：要在一個月之內把這首歌的鋼琴版練好。

如今算算，應該至少十五年沒碰過鋼琴了吧。那一整個月的練習，因此從硬啃低音五線譜、重拾琴鍵的觸感、熟悉八度的掌幅，到一字一句地默背那不斷變幻流動轉位遞移的左手分解合弦...不只是回憶的再度拾起，更是一段全然嶄新的經驗。

小時候不管學什麼，都只以為是要練技巧。練熟了練平順了，卻被唸說「你這樣不夠有感情！」但到底什麼是感情？這真真是要到長大了才會明白：不論演奏或演唱，都應該是一件讓自己很享受的事。從中理解了感觸，找到了共鳴，你的旋律自然就有了感情。而對我而言，這便是第一次這麼享受自己彈奏的樂音、且打從心底地去貼近一首早已鍾愛了十多年的歌曲，的神奇歷程。

無論身在多麼悲觀的境地，都要想辦法活下去。不只是因為活著才有機會突破困境，更因為這世間有太多的美、太多的感動值得為之而活了。這首曲子告訴我，要為了一切的美麗而用心過日子；它更讓阿席達卡與小桑終於明白了：要「一起，活下去」。

在阿席達卡遇見小桑的那天夜裡，她以手上的刀尖直指他的咽喉，要殺掉這個「阻撓她報仇的人類」。微睜開雙眼的阿席達卡，卻在此時對她說了一句：「妳好美」。這三個字把小桑嚇了一大跳，因為在那瞬間她所感受到的，正是唯有身為人類才能明白的東西。

如果有一天，能以真正清澈的目光看待這個世界。在狂風吹攪、山河翻動、時間的洪流沖破那生死的裂縫之際，我將坦然地承接命運的滌洗，且永不放棄要抱著希望活下去。而到了那一天，我只願在懷中緊緊擁抱著的

是妳。

evokewei / November 26, 2009 10:04AM

[《魔法公主，もののけ姫，Princess Mononoke》](#)

還記得當時年記小，動畫當作卡通來看，引進的片商對台灣社會也是這樣子的去演繹

所以當年大家只知道龍貓很可愛，奠定日本動畫大師宮崎

駿的地位的《風之谷》以及其後的《天空之城》對台灣人來說，印象就很模糊了

我也是一樣，可是我當年對於「死人」這回事，因為不瞭解，想問大人，大人卻叫我閉嘴不要問

而《風之谷》以及《天空之城》是有著戰爭場面以及大量死人的動畫，不過死法不明顯，是從天上掉下去或是爆炸之類

所以自己看不懂為什麼要死這麼多人，也問不到答案，就這麼不了了之直到現在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年代表

風之谷 1984

天空之城 1986

龍貓 1988

魔女宅急便 1989

紅豬 1992

魔法公主 1997

我的印象中，片商是先引進《龍貓》，而後才引進更之前的二部作品

現在來看，不外乎市場考量，這個前因後果就不提了

魔法公主以經是11年前的作品了，當年也是有看沒有懂，只覺得配樂很好聽，劇情很緊湊，男女主角都很美因為配樂的關係，自從接觸後我一直都很喜愛《魔法公主》，附上電影配樂管樂版本

[伊小多、管樂、心情 - Mononoke Hime 魔法公主](#)

但是直到最近，某個機緣下才讓我重新認識這部作品以及其作者宮崎駿的世界個人筆力有限，推薦一個BLOG裡面對《魔法公主》有很棒的評論

[時光之硯](#)

其主題曲「もののけ姫」

- もののけ姫

作曲：久石讓

作詞：宮崎駿

演唱：米良美一

はりつめた弓の ふるえる弦よ
月の光にざわめく おまえの心

とぎすまされた 刃の美しい
そのきっさきによく似た そなたの横顔

悲しみと怒りにひそむ まことの心を知るは
森の精 もののけ達だけ もののけ達だけ

- 中文歌詞 (翻譯 by 保持平衡)

繃緊的弓上 顫抖的弦
在月光下騷動的是你的心
擦亮的刀身如此美麗
那刀刃恰似你的側臉
知道潛藏在悲傷與憤怒裡的真心的
只有森林的精靈 只有幽魂們 只有幽魂們

真的是短短幾個字盡現電影精隨，精彩！無以復加
這才是足以聞名國際的大師的境界
想到最近台灣主政者推的「文化創意產業」，感觸良多，不勝欷噓。

Edited 2 time(s). Last edit at 11/26/2009 10:26AM by evokewei.
